

老残回忆录

第の冊

老 殘 回 憶 錄

第三冊

郭松令回忆

张作霖在驱逐段芝贵取得奉天督军后，他首先对中日合办的事业加以整理。如安东的採木公司，中国方面加强理事的职权，本溪的煤礦和鞍山的铁礦公司，省政府均强调事权。日本认为张有意为难。当时于冲汉是鞍山钢铁公司的理事，张曾忠告于说：你和日本人交情很密，有人说你，甚至把日本人看成是鄉朋故友，这我是不太相信的！你为了发财，住高楼大厦，多弄几个女人，只要你不和日本人勾结，我可以满足你这些要求，你要真为日本人效命，被我发觉，张作霖是交朋友的，但是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于听了之后当面叩头说：請大帥不要听閑話，冲汉雖少讀詩书，但明其大义，我决不賣国求荣。张说：空說不如实际，我要看看你今后的表現如何？

张作霖每和日本領事交涉时，小事极盡其周旋能事，遇有大事交涉即要置横，以不明国际問題，他裝糊塗为借口。段芝贵離奉后，张把吉林對泊湖的借款五百万元照旧还给日本三井洋行，日本很觉入骨，但有話又說不出来，张力主修築铁路平行線，貫通东三省和关内铁路銜接。张同时以东三省官銀号的力量掌握大豆紅豆的出口，使日本不能直接和农民发生经济关系，日本要買大豆紅豆必須和官銀号发生交易，严加取締大豆紅豆的經紀人牙商之类。对于东三省的礦权，张怕地万人受日本青島公司利用，凡民間招来請求开採者，一概不准，均由政府开採。在省城奉天还委任专人开办官草地，严格限制南滿洲農地的扩张。汉奸尹知机，招請在南滿洲農地岸作为跑馬场，后经調查尹之背后，有日本人原口開一为南滿洲農地

面，假以跑局为名方出钱，尹从中受賄若干万元，事被张发觉即把尹知机以土匪罪扑拿殺之，並密令沿南浦鐵路各縣严防类似事件发生，要求各縣提高警惕。但这个秘密早就身边親日派楊宇廷轉報日本，而张还悶在葫蘆里，不知事已洩露。

此时奉軍入关的势力，已沿南浦鐵路南下到江蘇上海一带。张作霖委任楊宇廷为江蘇省督办，牛述道为上蔡鎮守使，韓麟春为蘇皖剿匪（污蔑共产党为匪）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张宗昌为山东省督办，李景林为河北省督办。在未委任各省督办以前，派郭松令前往日本为祝賀日本天长节的专使。和郭同道去日本还有西北軍馮玉祥所派专使韓复榘，韓对郭說张作霖如何崇信親日派，作了好些賣国的事，並說我們馮源興使很佩服郭將軍，认为您是一位愛国的軍人，张利用親日派，可以說他是利令智昏，断送了国家权利。郭將軍您既掌握东北軍实权，何不为国为己，把张的親日派早日阻而殺之？馮源興使因为素常很佩服郭將軍，他为国家为將軍的前途，一定会无条件的协助你，对于奉张（即奉系张作霖兩弟）取而代之，这是大有可能的，望郭將軍对私对公立下决心吧！馮源興使的舉郭將軍掌握东三省大权后，共同把国家治理得好。郭当时又表示說，待文汇报向馮源興使請教后再决定。当时奉軍的主力是三四方面軍，张学良为軍团长，郭松令自領一軍为付团长，駐防在京奉鐵路，綏太鐵路和京汉鐵路之大半。駐防在上海的奉軍是张宗昌而下团长牛述道，憲兵司令卞世榮。对于当时的群众运动，江蘇督办楊宇廷和帶县主义勾結进行镇压。青年將軍张学良到上海时，有人向张談到上海民运情况，希望奉軍要同情这一运

動，並要求予以協助。張學良表示慨然應允，保證奉軍不加干涉。某人將張所表示的態度，轉告了上海民運負責人，因此，不久又展開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但奉軍不但鎮壓而且是變本加厲的逮捕和槍殺群眾，這就是歷史上的五卅慘案。張學良雖然命令牛述澄不准干涉群眾運動，但是現官不如現管，江滬是楊宇廷督辦屬地，畢是張宗昌部下，因此張學良的命令，根本沒有又重視。張作霖得知這一情況後，急電張學良返回奉天，問明上海事件的經過。不久楊宇廷被五省联军击败渡江返回奉天，張作霖原委任楊宇廷為江蘇督辦，主要是吳虎雄山，後楊不在他的身邊，為日本做內線，楊這次因失敗返回奉天，不僅張的計劃未實現，楊去滬時間不久，反而給奉軍造成了極壞的名聲，因此張對楊表示冷淡。張學良從上海到天津時，郭松令向他說，老將（張作霖下同）任用人太不公平，信任楊宇廷、王永江以及後來的姜登選，給他們督軍省長的實權，我們在前方出生入死為老將賣命的人，却是如此結果，我看有清君側的必要，把楊王驅走。張學良將軍當時認為郭乃是一時氣憤的話，沒有在意，所以只是勸說郭：現在正是亂年頭，老將以後必有妥善安排。張學良說完後，又感到這樣還有問題，隨即說，我馬上返回奉天，向老將請示一下，請你候我的消息。張學良返奉後，其父痛斥他說，你接引張宗昌、牛述澄這群流氓，在北方上禍害老百姓，山東上海老百姓受這群東西，苦害的不像樣子，受害的人要喝我們的血，將來我的事業都靠你這不知事的兒子給折送了，言下大怒，不准張學良開口，張學良想要向他老子說的話，也只好不說了。正在張氏父子冷淡期間，忽聞郭松令挾持張學良的名義揮軍倒戈，對老張突而清宮

側，郭松令要求懲處楊宇廷、王永江等人。1925年9月郭松令叛軍出關北上，郭本人和他老婆韓淑秀及幕僚們乘專車停于溪縣車站進行指揮。安徽督辦姜登遠一面發電張作霖，安慰張要冷靜沉着，表示他要出面作調停人，姜路經溪縣車站時與郭松令見面，姜以大義責斥郭松令，說郭作事太魯莽，姜對郭說，有問題可以進行協商，何出此舉？郭聽到後毫無認錯表現，大罵姜是張作霖的走狗。姜也大罵郭說，你这狼子野心，忘恩負義，挾其子討其父，郭隨後命令部下將姜登遠槍斃于溪縣車站。

郭這次倒戈，若不是和張學良的名字並列，他是號召不了三軍的，郭平日對下級官兵非常苛待，不得人心，在軍隊中只有少數人，像劉，彭曉秋等人同郭一氣，大多數是服從于張學良的；郭松令為壯其勢力同馮玉祥勾結成為國民革命第四軍副；郭還聘漢祥研究系的林長氏等人，參加叛亂。此時楊宇廷、王永江潛往大連，張學良帶少數部下迎上前綫，號召他的部下歸隊；奉天省城大小西關都由日本軍隊守衛，美其名是協助張大帥平服內亂，實際想乘機得勢。郭松令給張作霖通電，在電文中說，張作霖聽信楊宇廷、王永江等人，出賣東三省地方權益，但沒有列舉什麼具體事實，從文字中可以看出，完全是意气從事，毫無政治氣味。不久，郭派其秘書長李少白，潛回奉天秘密到老殘處（李原是舊國會議員，是吳景濂的學生，李和郭是親屬），李向老殘說，老革命者你對郭茂比（郭松令號）這個人如何看法？郭說他對老殘很尊敬，他很盼望到瀋陽去，老殘說，郭可為人我很了解，他是一個十足的野心家；過去在二六時，我曾數次和他談過，希望他很好的領教張學良，理解三民主義的精神實質，並加實際運

用这个学说，遵循三民主义学说去做，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有了前途，当然个人也就有了前途，但是郭松令却不然，为实现个人欲望，与张作霖争权夺利；郭的为人十分骄横，不可一世，脱离群众，东北军都给他叫“鬼子将军”。老残对李少白说，我是过来的人啦，上这样的当也太多了。
（注：我那时作参谋长再言李少白，不私！万私！）
我们革命者不是给野心家造机会，革命者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人民的事情；郭松令为了实现他的野心，才出此恶招，我们革命者怎能和他混成一道呢？李少白被老残说的哑口无言，后来李只好返回，据说李走后并未去拜见郭松令，自行脱離了叛军。

郭松令叛军不久到达锦州，有些不明真相的人，想投诚郭松令，老残当时以好言安慰他们，说明郭的发难并不是为了国家和大众，纯粹是为了个人的野心。郭松令早日依仗张学良及他的信任，作恶多端，蛮横不可一世。例如春天要修马路，他的同学某人有一所房子必须拆掉，不然就要妨碍修路，郭为了维护他同学的利益，派人去看守，不准市政当局去拆毁，所以影响马路很长时间修不成，以此一端，我们就可知他的专横霸道了。经老残这一说明，这些人当然也就不想去了。郭叛军到达锦州后，郭把张学良的名字取消，换上了自命郭大帅的军号，当时研究系的养长民等也成为郭大帅的高级幕僚。如中东铁路护路军，队长张俊相通电话应郭的号召，还有一些旅长也派人向郭请教，接受郭的命令，但是一概遭到拒绝，立说，凡属张作霖的文武官员都是罪人，统要以军事审判追究他们的罪行，因此，使一般要附逆者也就不敢参加了。

在奉天省城，日本军政，想趁热打铁，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张作霖

决心下野，召集省议会，並派范先渠等前往錦州，向郭松令提出，只要他不进军奉天，张作霖由省议会担保，把省内一切交给省议会，郭可以从省议会接受政权。范等到錦州后郭松令对他们說，你們要担保把张作霖交给我与他示眼，这到可以，否則我一定要进佔奉天。郭还大肆諷刺謾罵范等，說他們是走狗，並向范先渠等人說，你們回去要正告你們的张大帅，先將楊宇廷、王永江交出来，然后把东三省的事情再交待清楚，万准他下野，否則我們只好砲火相交。范先渠等人被郭松令这种不可一世的態度不住了，无話可談只好返回奉天覆命张作霖。张听了范的汇报后，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又决心不开省城了。此时楊宇廷、王永江從大連返回奉天，楊向张說，請大帅放心，郭松令不敢逾过南滿铁路綫，我們已經与日本方面談好了，把大小西关日本軍國兵撤走，南滿日本公司表示极力支持我們等。此后楊宇廷又恢复了他的总参謀职务，王永江因病回到家鄉金州（現在辽宁省金縣）。张学良將軍，在錦州号召他的部众来归；全部領軍到錦州时方知是郭松令扶持张少帅的名义，所謂清君側，真相大白后官兵消沉待归，但郭松令並未发觉，仍一味专横下令进驻省城，同时派日本通關改耕，齊鉄生暗中与日本駐奉領事和南滿鉄路公司方面进行交涉，日本机关报、盛京时报大勢宣揚郭松令的进军如何，實屬张作霖之蠻橫无知，不配治理东三省，諷刺张学良无才能性，完全靠其父的余蔭和掌兵权，以至三軍不憤，起而驅逐老张；日本利用郭松令自戈大作特作文章，汉奸楊宇廷和日本的往来尤为顯著，相采取两面手法，向张作霖表示說，日本会无条件地协助我們安定局勢，同时也极力討好郭松令，和日本方面交涉允許郭

的叛軍經南滿鐵路進入奉天。當郭的叛軍即將進軍到新民縣時，張作霖佈置黑龍江省督辦吳俊陞担任右翼進攻叛軍，穆春一軍担任左翼出擊叛軍，同時在省城搜查和郭松令有關係的軍官，此時予各團團長郝某，領兵駐防東陵，因張知其是郭松令的同學，隨下令逮捕。張還親自下手擒拿寧孟言（老殘別名）為代理團長，寧被總參謀楊宇廷發覺，當時把張的手銬追回，並向張說，寧是革命黨人，不僅不能效忠大帥反而會引起後患，張听了楊的話後說，既然前敵已經撤回，閒話就不用多說了。

郭松令的叛軍全體官兵，知道是郭的陰謀詭計後，作戰時多數都不放實彈，特別是砲兵均以空彈轟擊，並待機向張學良將軍投誠。叛軍進駐新民後，郭松令才感到事情不妙，所以在陣前召開軍事會議，借以測驗各軍師旅長對作戰的決心，在會議中只有郭的直系軍長劉偉和旅長高紀發主張繼續進軍攻陷奉天，大多數軍官不發一言，表示沉默。此時張學良將軍号召的旗幟，前鋒已經到新民縣郊區，郭松令見大勢已去，隨即其愛人韓淑秀帶一百多青年衛士想連夜逃往大連，消息被張作霖得知，張通令全軍，一定要將郭松令活捉歸案，暴尸露骨，以警叛道者，罪該萬死，不久，接前防總參謀長電話說已將郭松令逮捕押到奉天西南老大房村，隨即張作霖命令衛隊團長高××到老大房村，將郭押到省城審處，想從郭口中供出楊的罪狀，以便同時將郭處決，沒想到張的意圖被楊宇廷察覺到了，所以楊就從總參謀身份命令高團長，在道上將郭手人槍斃，然後再把屍體運回奉天。高遵照楊的命令，將郭松令槍斃於途中，只將郭夫婦屍體運回奉天放在小河沿，以便叫市民看到這個禍國殃民叛道者郭松令的應得下場。

无端常有包庇行为，郭松令在东北时，曾和时，
手捕方万欲即于令。何以，主，及在时即表起
恨，有有介以笔给于。

事后高团长向老残说，郭松令临被枪毙前，跪在在上面向东北方说，大帅
你待我天高地厚，而我郭松令是个忘恩负义的人。表示后悔不及。事后卫
队高团长因错用命令，有悞军机，被张作霖免职了。

以上根据老残所知，关于郭松令倒戈的事情，大致介绍至此。

皇姑屯事件的前后经过

郭松令倒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表面上还和张作霖表示友好，暗地里
玩弄政治阴谋手段，促使张作霖早日离开东三省，另物色对象取而代之。
当时日本奉天领事和南满铁路当局，时常设宴邀请张作霖，恭维张大帅才
深学广有统一中国的本领。张作霖以自己寡不敌众应酬日本人的恭维。另
外日本还利用北洋老吏也常向张进言，希望张能早日进关，以安定大局。
张作霖内心是怎样想的，从他以后的实际行动中可以看出，但是在当时他
却不表示任何意见，对北洋旧吏只是敷衍了事。

此时，王永江因病故于家鄉，在郭松令倒戈时，杨宇霆和王永江与日
本訂下了密約，密約要求日本阻止郭松令的败军进奉天省城，协助张作霖
平定叛军，日本提出更扩大南满关东州的治权，辽阳以南划为日本关东了
治权范围。杨王代表张作霖签字盖章，张作霖对这件事情一点也不知道，
杨王怀着鬼胎又想說又不敢說，所以只好趁张高升时，力主张大帅去接见大
通商日本在郭松令倒戈时所给予的援助。相說，大帅要亲自拜訪日本关
东长官儿玉和白川司令，这对于发展外交有莫大好处。张经过反复思考后
于1926年春决定前往入关赴任。当时由杨宇霆支配可以以杨王之名

秘书长，于国汉为參謀长，张作霖親自指定老殘为付官长，楊宇廷怕自己的陰謀受到阻碍，又將日本通李法权以秘书长的身份作为张的翻譯。楊对老殘說，你作为临时付官长专管隨員和指揮卫隊，千万不要惹心多事；楊千方百计地挑拨老殘与张的关系，束縛老殘的手脚，叫老殘小心從事。待我們一行人等到达旅順时，日方儿玉白川以及其他官員都到車站欢迎張大帥。其中有几个是老殘过去在大连搞地下工作时，專門为革命工作所认识的日本官吏，今天却变成了关东厅的高級官員了。因此，他們感到老殘同张作霖一道前来有点奇怪。並問老殘說，你是一个革命者，怎能做张作霖的付官长呢？老殘說，中臣人办中国事，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关于老殘究竟为何来到张作霖这里，勿需他們知道，因而搪塞几句也就过去了。张作霖来接順当天上午，日本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开会前白川的付官长提出，在开会时要請他們日本翻譯，老殘說，张作霖說的滿口土話，如果用你們日本翻譯，錯錯了話反誤事，白川的付官长還請示白川，才准張可以用自己帶的翻譯。张作霖告訴李法权，你要怎麼說什么你怎麼說什么，不許增也不許減，如果你有意隱瞞，于孟言他会弄出來的。張這后叫李法权到會議室去，密囑老殘要注意李法权的講話。不大工夫，兒玉之等人走进來說，这是为大帥准备的講話稿。張說，我不用講話稿，隨便講些話就是了。隨后于国汉又走进來，大帥最好用講話稿，不然講話出些錯，反倒不好。张作霖對他們的講法，不加可否，將講話稿拿著就走了。歡迎大会开始，首先由日本儿玉講話，他在講話中提到，日本关东厅以南满铁路公司为主要興办一些大型工厂，希望中國方面能够給予協助，並上

这样做不論是对我們日本或者中国來說都是有好处的。张作霖听到后，面色非常严肃，张在致詞中說，我首先謝謝儿玉长官，白川司令，前几个月我的部下开端叛变，現已平服，在叛乱时沿南滿路貴国臣民受了驚恐，因此我張某特来招聘表示慰問貴国臣民；我們中国不幸未能統一，我張某得东三省父老之請，作一个打更守卫者，关于东三省的一切問題，我得遵循老百姓所选举的省議会的决定去作，我只不过是个执行者，决策机关是省议会，因此我无权 and 任何外国朋友訂立条约，假若有我的部下和外层朋友在某种情况下有所接触，沒經我不签字盖章都是无效的。张随手把他自己的金印章從衣袋內掏出，叫大伙看，这就是我自用的小官印。当时日本关东厅长官儿玉听到我的講話，还表現沉着，日軍白川司令臉色气的煞白，現出强横傲慢的凶相，使这个会 開的不欢而散。次日按訪問日程进行白川司令的付官长來見張大帅陪同參觀該項砲台，張面帶笑容的說，我年青当兵駐防在旅順口时，一切地方我却很熟悉，我不想去参观了，只向你們白川司令表示謝意，因为省里事情繁忙不能久留，准备即日內返回奉天。事后張对老殘說，你是革命党人，看看日本鬼子對我們的情形；他們还想借參觀砲台的机会，丢我們面子受他們奚落，可惜我沒有上他們的圈套。又隔一天南滿鐵路設委招待張作霖，張也托故辭謝了。日本和松本三行訂密約不仅沒有实现和張作霖的接触，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这也是日本治死張作霖的一个前因。。

張作霖返回奉天省城后，委栢玉瑛为河北督办，此时栢字延霆无信用，但他仍然厚颜无耻的以总参謀自居，时常以好言在張學良少帅面前諛諛

勤，側面鼓吹老張入關，以便實現自己的野心。不久段祺瑞又派吳光新來
勸張進北京主持大政；因段的勢力日漸衰退，北洋軍閥不聽段的指揮，最
突出有所謂北洋小諸葛^以廷奉也挾其外甥馮玉祥公然反對老段。張作霖對
段在公仇上認為老段信任徐樹錚、梁鴻志等和日本勾結出賣東三省的債權；
段的執政府要求張作霖派員參加內閣，張只是把莫德惠派去當农林次長，
張授命莫要暗中監視段政府。另外，段根據與日本簽訂的器械借款，從日
本運進一批武器，被張在秦皇島扣留，張還有罵段是賣國賊，所以在一次
會議上徐樹錚在北京出城要暗殺張作霖，幸經張發覺，由部下虎將馮玉
祥保護，尋如龍門裏跑出院城，段的陰謀未得逞，這是張對段的私仇。但
是張作霖在和段交往中絲毫沒有表露出來。在吳佩孚軍中的日本顧問，極
力周旋張吳關係，使其化敵為友，後來張吳還拜為換帖弟兄，吳佩孚和北
洋軍隊田維勤、王占元等也都請求張作霖進北京主宰大計。

于此期間，日本商民在東北者擠兌奉天官銀號所出的奉票（地方貨幣），
造成奉天金融一度發生緊張，後來張作霖親自和日本總領事談判，張以
三百萬元現款存入日本朝鮮銀行，要求去兌換奉票的日本商民可直接到朝
鮮銀行兌換，不許再到中國銀行兌換。張向日本領事說明，應該領全邦交，
不應日本人擾亂市面，否則我不問中外人，令軍警嚴拿以破壞金融治罪。
日本總領事看到張作霖態度很強硬也只好滿口答應，允許張作霖將三百
萬元現款存入日本銀行並保證以後日本人再不到中國銀行去兌換奉票了。
此後奉天市面上才又恢復了平靜。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張作霖也心裏
懷恨在心了。

日本利用楊宇廷破壞奉張（指奉系張作霖下屬）和孫中山的合作，同時也破壞了張作霖和譚延闓的初步來往。張作霖對老殘說，孫中山先生雖然故去了，但是在孫中山領導下，却有好多人，你馬上給我寫個名單，以便邀請他們共同治理國家大事，以符合孫中山先生在世時和我們的合作關係。老殘既興奮又感到為難，因為老殘參加1924年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孫中山先生仍令我返奉工作，國民黨改組後1925年孫中山先生又逝世，一切情況老殘卻不清楚，因而無法提出名單，後來老殘請山東鄧天乙同志來到遼天，由鄧前往廣州和孫科研究名單問題，在鄧未去廣州前，有一天張作霖和吳光新、于沖漢等人，開會時談到了這個問題，當時在座的有楊宇廷、梁鴻志，張作霖對他們說，他們說中山先生故去後，胡漢民、廖仲愷等成了主要人物，中山先生的兒子孫科雖然很年輕，但在南方頗有影響。我想把他們找來，爭取和他們共謀國事，不知是否可能？首先表示贊成的有顧問王子珍。王說，大帥這個想法是正確英明的，和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所提倡的天下為公是不謀而合。吳光新、梁鴻志等人說，國民黨改組後，已經投奔前主人成了共產黨的外國，他們絕不能充數的。其次段合肥（段祺瑞弟）自辛亥以後，想同他們共謀國事，但是都遭到了他們無情無義的拒絕，這可以作為我們的前車之鑒，望大帥慎重考慮。張說，我不談大問題，我們吃飯不能不叫人家吃飯吧！我認為有事大家做，有飯大家吃，天下就不亂而治了。梁鴻志說，大帥存心是好的，不知廣東已成赤黨（譚度共產黨為赤黨）的天下了，連日本政府都怕中國赤化，大帥要同他們打交道，您不怕赤化嗎？張說，好了，不必多說，我

們只不过閑談，又何必把日本搬出來，弄的不欢而散。王子珍同志在当天晚上，将这一情况报告老殘，王說，不管他們怎样进行宣傳，我們还是要和孙科联系，第二天晚間楊宇廷向老殘挑撥說，你对張老將講話要小心，不要太天真，他有时用聲东击西的办法，誘你說實話。老殘說，你說的話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楊說，張老將問过你广东的事情沒有？老殘說，未曾問过。楊又加重語气的說，未曾問过么？若問你时，最好是一問三不知，这样也免了对你个人有所不利。楊还表示这是我对你說的話，信不信完全由你了。不久梁鴻元被免去了秘书长职，改聘为顧問，另由赵尔巽推荐的任振廷为东三省巡閱使秘书长。此时張作霖已入关組織大元帅府于北京，楊宇廷願以总参謀代替張作霖留守奉天，張作霖未加理睬，反以江省督办吳俊升作为留守代云。張密令其部下張學良監視吳俊升留在奉天。張學良是陸軍学生出身，机智勇敢得到張作霖的信任。而張學良又是一个年少的革命同志，但是張並不清楚。据張學良报告，張老將密令張學良要監視吳俊升和日本人的来往。其次也要注意文武官吏在地方的行为。

于1926年春，張作霖进北京时，凡北洋老官有未奉天者都随張进京，張还帶領十几名日本顧問。在顧問中有一个中国人赵尔巽曾在日本士官学校任支那語教授，是一个法学博士。（赵博士的取得說起来不是一个佳話，因为他老張有病，在日本一位教授給治死了，赵更起訴，后经日医法两界和解給赵一个博士学位也就了事了）赵来到張的内閣完全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張作霖組成大元帅府，潘复为內閣总理，赵尔巽任司法部长，陳興亞任警察总监。赵尔巽和陳興亞又完全受楊宇廷的指揮，換句話說，

听從日本公使的支配。老残此时因病在天津休假，住天津期間從報紙上得知軍警在北京东交民巷破壞共产党的机关，李大钊等同志被扑。当时天津社会輿論紛紛，无人不暗中罵張作霖奪軍之野望。老残不久接北京順城王府張作霖的电话，催老残急速返回北京；此时在天津的革命老同志都已经和广州方面失掉了联系，老残还听说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也在东交民巷，由楊宇廷用車接出。此时在天津的一些同志都认为老残沒有回北京的必要，都希望老残脫離老残到上海去为宜。我們大家正在考虑中，又几次接到北京电话，不久張作霖派来一个付官，他說，張大帥要会见各国公使，要您馬上回北京办理一些接待的准备工作。老残回到北京听说陳興亞为了在張作霖面前炫耀自己，实际上是魏子廷和日本公使勾结下在东交民巷大肆搜括苏联大使馆；中国共产党創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就是那时被扑，光荣牺牲的。

所謂安国軍大元帥府成立时，首先得到了日本的承認，但日本提出的条件，要張和广东方面断絕来往，並要把反对赤党的志願更加明確起来。張对日本公使芳澤說，我同孙中山先生合作是历史上的事，况且孙也不是共产党，他是世界馳名的政治活动家，許多日本知名人士都是孙的朋友；而我对共产党，素向来都是反对的，日本公使当时就甚贊張說，張大帥很明智，並說，今后要无条件的协助張大帥，随后告辭而去。大元帥府成立后，隨即佈置所謂裁撤軍事，实际成立四个方面軍，張作相、張学良、張宗昌、韓麟春、楊宇廷分別任方面軍正行軍長。奉軍除佔有热河、察哈尔、河北、綏远四个省区外，还佔有山东全省。張作相部已進駐山西，張学

良軍团进攻河南，张宗昌軍团沿津滬线进军江苏。馮玉祥、孙岳及其國民軍都集結在河南徐州一带，对奉軍作战，张作霖将楊宇廷外放作个无兵的軍团长，也從而减少了楊与日本的来往，調走楊出帥府也堵塞了楊的耳目；张还暗中拟用鲍育麟接办北京警察厅的工作，同时张委旧軍人单玉龍为北京軍警執法处长監督陳興亚等。陳興亚在日本公使館特务协助下，以破壞共产党案件，以其秀才之筆作成反共一书，其中有些文字，都是效徒凌天才的手筆。

1926年春，奉天省商界和教育界联合各个方面开展抵制日貨运动，运动迅猛異常，很快的就遍及了东三省，使日本在經濟上造成相当的損失，因此日本公使向张作霖提出抗议，张表面上痛斥奉天商界負責人，表示要平息抵制日貨的风潮，实际上奉天掀起的抵制日貨运动是得到了张作霖的默許，不久招奉天商會会长杜^君~~君~~云来北京，张作霖找杜談話說，我为了应付日本公使，故意表示要平息抵制日貨运动，你們不要害怕，这是我对付日本的一种手段，我^君为的是关于^君铁路平行线的问题，用这个轉移小日本鬼子的交涉目標，杜^君云由北京返回奉天后，不久有南滿铁路公司總裁山本求見張大帥，交涉由于东北修筑^君平行线，影响了日本南滿铁路的收入和中日合办吉敦铁路问题。张作霖在^君仁堂^君宴请山本，並贈送山本很多貴重的礼品，使他很高兴，对张作霖的十分好客感到滿意。可张作霖却暗中佈置交通部长常某，要他很好地与日本方面好好周旋，要坚持国家的主权。交通部常部长也向張大元帥表示了态度，一定遵照办事，用厚礼款待南滿铁路公司總裁山本。修筑^君平行线和合办吉敦铁路问题，雖經多